



苍穹之下 雪域之上

作者·高富华

出了四川成都红牌楼,便正式踏上了西行雅安—康定—西藏的旅程。

从成都到雅安的路并不好走。相传,有一书生进京赶考,他从雅安出发,经过邛崃、新津、双流等地,有感于路途的艰难,他用地名谐音写了两句打油诗:“自古穷来到邛崃,触目心惊泪双流。”

雅安是“茶叶天路”的起点,往东到成都已如此艰难,往西到康定、西藏,路途更加艰险。

从雅安到拉萨,绵延数千公里的“茶叶天路”,由从雅安到康定的“背夫茶路”和从康定到拉萨的“雪域茶路”两段路组成。

在没有“茶马古道”这个名称前,这条古道又称“朝贡道”“四川路”“川藏道”等。在西方人眼里,这条路是“茶叶大道”,是通往拉萨的“神秘之路”。

1990年7月,木霁弘、陈保亚、徐涌涛、王晓松、李林、李旭六个在云南工作的文化学者,从云南中甸北上西藏昌都,再向东横穿横断山到四川康定。后来,他们把这条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命名为“茶马古道”,他们也获得了“茶马古道六君子”的美誉。

除了滇藏茶马古道外,在横断山脉中还有一条更加古老和繁华的川藏茶马古道“茶叶天路”——苍穹之下,雪域之上,一条茶叶铺成的

天路。

川藏茶马古道上商旅往来不绝,背夫背着重重叠叠的大茶包,艰难地行走在从雅安到康定的崇山峻岭中,到了康定,包装茶叶的竹篾换成了牛皮,再经牦牛驮马运至西藏拉萨销售,甚至远销南亚印度、尼泊尔各国。

历史具有惊人的巧合,通往西藏的川藏公路“零公里”便坐落于成都红牌楼附近。这条路有着几番更名的岁月脉络:最初修建时定名康藏公路,以雅安为起点;西康省撤销后改称川藏公路,起点移至成都;待全国公路统一编号,成都至拉萨的川藏南线被纳入318国道,整条国道东起上海、西抵西藏聂拉木。

从成都到雅安,除川藏公路外,眼下,还有G5京昆高速公路和川藏铁路成雅段,车程最快只需要一个多小时。从雅安再往西走,还有正在修建的G4218雅叶高速公路和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。

从成都坐着火车前往拉萨的愿景,已近在咫尺。

古道依旧,风景依然。昔日的川藏茶马古道,今天已成为世界级的热门旅游线路——“中国人的景观大道”。

走进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候机大厅,迎面而来的就是“藏茶”专柜,身着藏装的服务员热情招

呼:“走过路过,千万不要错过,带点西藏的特产回家吧!这里有藏茶系列产品。”

于游客而言,想带回家的不是藏茶,而是西藏,只是西藏太大。

一路的自然景观扑面而来,一路的人文风情美不胜收,让人们惊艳、惊奇、惊险、惊叹……有多少惊喜可以再来?

这是一条茶叶铺成的天路——

雅安古称雅州,藏族民间总是把雅州和茶叶联系起来,有一首在藏地广为流传的歌谣是这样唱的:“棕色汉茶垒成墙,高过了东方的山岗;雅州女子的温柔,比蓝蓝的江水还长……”

这是一条中华民族修筑的景观大道——

从成都平原跃升到世界第三极,看山要看极高山,无限风光在西藏。西藏神秘而遥远,今天随着陆空交通条件的改善,西藏已不再遥远,但神秘依旧,浪漫依然。

这是一段让世人追逐的旅途——

一提到西藏,有四个字让人望而生畏——高原反应!其实,西藏有的是“天然氧吧”——林芝是西藏的“江南”,易贡更是江南的“江南”,墨脱则是江南的“海南”。在“江南”、在“海南”,谁还会高反?川藏茶马古道的旅游,雪峰与阳光同在!山不过来,我就过去!雪域天路,还会再来!

道班

作者·欧玛

那年第一次听好友提起“天下第一道班”,我笑着应和,脑子里却疯狂搜索:道班是什么?

好友的父亲是道班上的工人。她说起父亲脸上常年不褪的高原红,说起父亲手指头上粗大的茧。她脸上亮晶晶的,有骄傲,也有心疼。她说,青藏公路不能没有道班。

她眼里的光和热,让我为自己的无知惭愧。后来翻了资料,才知道道班是公路养护的最基层单位,修路、护路、救人、抢险,在风雪中被困,又突围。但纸上的字终究是薄的,薄得我无法理解她眼里的光。

万幸的是,机缘巧合下我有了一次出差机会,去那曲市安多县。例行工作结束后,我们来到了“天下第一道班”。

唐古拉山脚下,几排朴素的平房,穿着橙色制服的工人进进出出,他们都是安多本地牧民。我们到的时候,他们正要去修补一段路,我便跟着去看。

他们拖着装有沥青机器的车,一个坑一个坑地填。高原的太阳毒辣,风沙猎猎。沥青蒸腾起热浪,空间在热气中扭曲。中途有车辆路过,司机们远远就减了速,自发地停在路边,等道班工人把这一段补完。那路坑洼多,沥青填完了,还得用小压路机压一遍。可那天他们只带了一台压路机,忙不过来。怕耽误时间,工头挥挥手,放行了。

有趣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。大货车缓缓驶过,车轮不偏不倚,正正压在新填的沥青坑上。宽大的轮胎碾过去,碾过来,把路压得平平实实。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,笑着鸣笛。道班工人也笑,挥挥手,整个过程没人说一句话。

青藏公路,起点青海西宁,终点西藏拉萨,蜿蜒几千公里,都是这样一段一段,被道班工人默默补着。这是修路人和道路之间,一种说不清的牵连。也是修路人和那些常年奔跑在这条路上的货车司机之间,一种不需要语言的默契。

道班里有个爱心服务站。因为唐古拉山口海拔高,气候多变,常有骑行进藏的游客在这里失温或脱力。服务站里备着氧气、

食物、厚被子。我看见一个笔记本,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天南海北的笔迹,汉语藏语都有,有的工整,有的潦草,都在说谢谢。

他们有时候在暴风雪夜里也要出去补路。有一年冬天,风雪太大,几个工人被困在山上整整一夜。后来是民警和牧民合力把他们救出来的。问他们怕不怕,他们说怕,但路得修。有人在等这条路送东西进去,也有人等着这条路出来。

他们说,这是我们的使命。

我听着,觉得这个词太大了,大到撑不住唐古拉山脚下这间小小的服务站。但后来又想,也许正因为它大,才容得下这些细碎的、日复一日的修补。一个坑一个坑地填,一段路一段路地守。火车通了,他们说,路还是路。

回程的车上,我想起朋友说起父亲时那张亮晶晶的脸。那天我只看了不到一天,但我好像终于能明白她了。明白那高原红里的东西,明白那粗茧子里的东西。明白一个女儿提起父亲时,为什么骄傲,又为什么心疼。

车子在青藏公路上缓缓向前,窗外是连绵的雪山。稀薄的空气里,一切都辽阔而寂静。只有车轮碾过路面,发出持续的、平稳的声响。

